

馬石田先生集

卷之四

七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
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
帝首詔國子通華言迺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剗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
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墻垣四侵地勒石具文
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
左又曰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牆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
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察案倡然後
大家富室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徙
者有焉施于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繰搆
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安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
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
中遇遼金燙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興南
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
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櫟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

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薦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額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賔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操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蒸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待賢士鄧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樞衣在廟將見魯鄧之
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卒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
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

上或彈字

而起矣提舉學事崔

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

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

薛讓警巡按院元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

為言正充鄆沂鄼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

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峢于日之城京邑翼々莫
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嗟肆雍哉々礽弁之嗟濟
爾象犧鈞爾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
度咸若海輸維柵河浮厥栢是尋是斷虞庠嶽々式光

我上國云至一作聖儀：玄紱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茆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羨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軫仕以媚于天下有鑑華鍾路鼓逢：信燕于公有翼有顙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王士安：祗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住

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寔
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
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
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曰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
民之罪哉國家覆被承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
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々幼々日
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綏服之內密迩天子聲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迂其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子偹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爲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

貫用食工米麦凡二百一十石髹漆黝墨陶瓦材木磚
石篋枲之具輪山航流無胫各致二君才諧之施於民
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
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
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栢齧；淮水中滴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
顓者民田；宅；奠居飽嬉弗大廢知官師維良開鑿
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宵而不弁今天子
聖俊又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
詩書禮樂喤焉古聲古聲喤；簴欹瑟琴侑薦豆籩求

神陽陰我神降燄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二良
民庸作民維同鐫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魯花赤烏馬兒公去思碣

初內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
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
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來治光之甸淮右民物頗阜壤
土袤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恪姦恬紬信索民
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
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
威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燁然為淮蔡

稱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譽以故農職畎畝民就禮俗健肯一作兒皆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之聲相聞氓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群無賴疇相詆訐者以產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徼譽毒民左袒右掠不得則死繼之民緣是往々破業甚則決身蛇虎之吻訟連蔓數歲公惻然為達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雖前日之跳踉倖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茲非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太寃丁卯冬公為州之五年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墟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

人之賢有言者持狀來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
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
化為腐樞則姑汲々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
在於政則曰民不变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
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
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理道參
之古能更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
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爾先子為政於此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欂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僥倖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入辱守茲土割其稍入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厯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称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為政于

此州尔又以文名于時尔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
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
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遺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
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
邸召學士王鶴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
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
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正
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
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

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必有所師；莫若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賈飲食給於田蚕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